

食舊堂禁書

十一

卷一

卷一

一

歐公著述子發等編集二百七卷曰易童子問三卷詩
本義十四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
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
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凡十一種其遺
逸不錄者尙數百篇則今本所載外集二十五卷詩二
百四十五篇文二百有四篇共五百四十九篇是也發
等所編文備而次序秩然故韓魏公爲公墓誌亦用之
今世傳本五代史與唐書紀志表皆列史官故不入集
詩本義歸榮集二種已失去正集外但存七種然苦編
次無序其最不合人意者外集文最蕪雜兼多僞作其
少年應舉之文公自謂穿蠹經傳移彼儷此斥爲浮薄

不足學者一皆雜然羅列乎其中今輒痛加刪汰存其什之二三以附正集之後他文則首以易童子問奏議集集古錄跋尾三種然後次之以外制內制四六雜著刊本雜著外尚有書簡十卷爲子發等編次所未及今亦附於其後通正集凡九種奏議文時有曼衍疏散之病然多深切事理之談而濮議一書扶植倫常尤有關于天性民彝之大公所以得從祀夫子廟廷者實在於此舊列四六集後今故特臚之其外制以下諸種雖亦勉爲卒業然鄙心感發甚少故評註亦略讀歐者但餘力及之可耳祇平居士王元啟

讀歐記錄卷一

居士集上

賦

秋聲○風雨驟

秋聲即秋風風字不宜犯實恐當作
凍雨爾雅暴雨謂之凍或改爲雨雹

交至
亦通

雜文

雜說一○不能自止者

韓子所謂物之鳴者大槩不
出此五端有情之物或有求

或悲或樂或鳴其類無情之物大都皆時至氣作而
鳴然有情之物雖曰有胸而鳴要皆時至氣作不自
知其所以然不獨草木水土金石無情之物爲然也
○余讀歐陽子雜說竊嘆君子小人各有所求各有
其可樂可悲各欲自鳴其類韓子謂鳴有善否亦即
于此辨之或謂君子何求吾曰求進于道求斯道之
利干當世傳于來學皆然也
其樂與悲其自鳴其類亦然

世說一〇足乎利慾所以辱吾身豈知厚吾身者適以速之臭腐耳可不哀哉

正統論片〇史不立為帝紀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

書一書以比漢雖為前後而亦無日五代者

而後至前後二二二今按當從於理不

入文理乃暢又雖字誤恐當作離

此承前以虛稱建興建興西晉閔帝年號不稱

梁為偽言之虛稱建興太興而稱建興與梁時稱

唐僖宗天祐大號同名年建元便以三代之改歲以下當有為字

正統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疑與不分二

故國由才正與不公然後正統之論此言學

又據自私之心而溺於中世之學此節中書

下又不知其出於何人據史記五德始興之說
申論之也非聖人之說可置而勿論
專論疑與不公

正統下○猥以假人而續之以假人續正統其論至為透闢兩立不並

相并兩立者不可以言正統如東晉以後分南北朝是也又不能合天下於一

雖非兩立而不能合天下於一亦不可言正統如曹
魏時孫權亦嘗稱臣五代時十國不盡稱帝亦多有
奉表納貢者然不得為正統謂正統

以其不能合天下於一也
絕此實干玉德之說可置勿論
詳言之昔者堯傳於

古至論舜自此至其興也凡三十七字此等人所共知之事
不宜瀆說取厭據法只當存昔者商周之興六字

初夏世衰自此至其後卒攻紂而破周衰自此至幽

十八字宜并刪之桀紂不廢夏商之統此句辨暴秦不得當

其盛也自此至萬世之計凡三十八字於此然後見

周德之深

然後二字衍文

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

臨人者未移

然字而字皆衍或疑上有雖字則然而字似不可少余謂左傳云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何嘗

必用然而字

君弑而賊不討

而字衍文

東晉可知焉耳

辨東晉不

承天下衰弊

自此至並爭乎中國凡十四字亦宜刪

豈能千

得為正統

此辨後魏不

絕之何疑

此言五代皆不得為正統○謂正統有時

而絕此公卓識創論可盡廢從前繆說然其實正統至唐季殆絕統猶緒也前此漢之有蜀晉之有江左

紛緒相連統猶未絕公并斥蜀漢東晉竊恐未合于春秋之旨○篇內通刪一百七十三字

本論上

集本上作中別有本論上篇載外集第九卷○今按居士集公所手定外集詩文不特經公刪

去即子發等所述亦云遺逸不錄者尚數百篇別為編集未成故韓魏公為墓誌不之及後蘇文定公為

公墓碑始及之然亦第云若干卷是終編集未成也今據公手定之集編錄應題本論上不當云中輟意

為更○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

此為透本

論凡人之力

自此至督其不勤凡二十八字宜刪蓋堯舜三代之爲政

如此

集本無堯舜字○按此章發端處卽兼堯舜言之無者非是

使天下皆知禮

義則勝之矣

孟子闢楊墨必曰君子反經韓子闢佛老必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歐公本論

實卽孟韓已及之言公爲暢發其旨耳苟但知排斥異端而使民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則如會昌之禁絕浮屠不踰歲而旋復所謂撲之未滅而愈熾徒滋擾亂已耳○說者謂達摩以下有一片直見本性處所以魁奇俊悟之士咸宗其教歐公言修本以勝之是已然僅區區於禮儀之習其何能勝余謂性無今古之殊祇爲禮儀未備使人無所遵循性遂因而遷變耳試問後世不及三代謂天之降性有殊抑國家禮制未備乎脩本以勝全在禮教之脩明說者乃以區區小事目之其可謂不知輕重者矣○佛能籍人情而鼓以禍福尤莫如地獄超度之說故居喪者無不崇尚浮屠今卽喪禮言之始死自遷尸沐浴以至小歛大歛成服有哭奠上食諸儀葬後三虞卒哭而祔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三年中各有當盡之節當習之儀今一切不講愚民無以致其情於是浮屠之說得而入之日以七數遇七則誦經禮識

以求超度亡靈并此不為則與無喪者無別以為薄
於所生矣誠使學校之官平時誨諸生以禮民有喪
則遣諸生嫻禮者為之相使愚民皆知禮教之當遵
如此則民又何苦舍先王之法而反從西域浮屠之
教哉是則脩本以勝全在明禮以
道民不得斥為瑣節而不務也

本論下○莫若為之以漸前篇重一本字就使佛為聖

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周世宗毀佛像以鑄錢謂佛

欲割截況肯惜此銅像理至之語使世之君子雖見

其弊而不思改豈又皆善惑者歟使字雖字皆衍

朋黨○此自然之理也先言君子小人皆有朋且用平說然臣謂小人

無朋唯君子則有之此轉出人意表則天下治矣此節撇開

此下歷舉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集

此處更不宜多著語

本作魏梁解○按此文列○春秋皆不絕其為

君此公五世史及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議集其

文於彈劾呂夷處無一恕辭及為范文正碑架紂不待

貶甘為文於文正復起後不再斥呂公意亦猶此桀紂不待

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此可義最明顯

為君難上○莫如二君之酷也連用莫如二字作指點

漢獻帝如唐昭宗等句法略同而運用各別彼處與朋黨論莫如紂莫如

三句敘事一句指言其效此則與效對舉言之

亂之君各賢其臣漢元帝答京房語不聞舉齊蜀之臣民

其之也此句說透骨理故曰王道不遠人情又曰平

人主所專信者無一事合乎民情適足以失眾心而歛國怨耳

君難下○韓子論文首戒剽襲前言讀歐公朋黨論為君難論專借往事點綴未嘗私立一語

然皆以己意為運化如雲龍出沒惟吾意所欲之不
 至反為所牽縛故雖純用舊文不害其為卓然自立
 之言苟其中無實獲徒恃襲積古
 事為之安能作此垂世立教之文○樂用新進忽棄
 老成二句深中神宗痼疾安石之子至欲斬韓琦以
 朝廷則害朝廷在一郡則害一郡當時
 君臣一德度神宗亦未必不以為然也外至敵國亦
 知之獨其主不悟爾此真賈生所謂可為痛哭流涕長歎息者也

經旨

易或問○皆古所用也

皆集本作自非是此句並承占辭占法言之意謂辭與法皆古

所用然今周易之辭為文王所更創法則祇從其舊故知大衍非文王事若必欲作自則上文占辭也下當從別本增文王之
 作也五字語乃相應

春秋論上○新奇多可喜之論

新上集本有而字今從他本刪去

春秋論中

此篇辨隱之非攝分二意隱實讓而誣以為公則為沒其實善隱實攝而稱之為公則為

名不稱實通體只此二意反覆而所重尤在沒其實善故說名不稱實處必兼沒其實善言之○伊

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臣謂之王也

可知隱既稱闕其所不知知此則不書即公則決非攝闕其所不知位之疑可釋矣

春秋論下

此篇明趙盾許止之實為弑君尤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

春秋或問○吾無所用心乎此也

也字不可少今從一本不窮遠

之難明也

後儒讀書論古止當以孔子為法怪說繁興大槩欲窮遠之難明耳

○有物

蔽之者亦不得見也

有物蔽之則雖不盲者亦不得見如眾說之亂經是也

泰誓論○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

明文也

學者考論古今一取信于六經足矣其他新奇可喜之論皆亂經之邪說也惟公能卓然

不惑耳

縱囚論

此與怪竹辨皆非經旨當入論類列為君難之後

○刑人于死者

此下又進

一此豈近于人情在我則為期以君子之所難在小人之尤者偏又能為君子之所難
駁斥處論蓋恩德入人之深云云
極透快論事文大忌偏執
想方能曲盡事理已見必先代彼設
此等最為可法於茲六年矣
如一日又就六年上著想世
之恩者所以求此名也
而一語深
本屬戲論故隨筆掃去刺隱微然此必無之事也
怪竹辨由是言之
說破必須只須令讀者言外領會不宜自為
刪去乃靈

詔冊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俯徇誠情情當作請

太后冊文亦有勉徇誠請之語正與此同

神道碑銘

金部郎中閻公○鄆之諸閻皆王後族也

前云世家下鄆則鄆之有

閻蓋在閻寶末王以前諸閻不皆王後又此碑敘金部三代不一語重及太原王則金部便非王後此後字恐係族

挺其後世

挺集本作挺○按方言凡取物而逆者謂之挺又晉書挺亂亦非佳話只當作挺

文惠陳公

此文陳氏子弟欲別有增添公斥為不曉文義謂此輩不向道亦終不知因與梅聖俞論

之其語今

○頽川公

題云文惠下文乞銘之辭又曰錄附篇內

碑誌文稱謂之法始

皆贈開府

皆下當

累贈遷太常

丞

此贈字當

舉進士及第嘗為開封府推官以言事

切直貶潮州通判歷知壽州兩浙東西路河東河北

轉運使知滑州知開封府官至戶部侍郎知鄭州景

祐四年召拜云云

自及第以下召拜以上原本詳敘歷官至三百十有四字妄意刪定

如右存四
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堯佐以散侍郎作相蓋由仁宗

特簡陳氏子弟嫌其於此無所發明公云此不足為榮但問人何如爾若材堪則自胥靡亦作相若不堪則乃是僥倖近人好以庸俗肺腸規繩

豪傑之文雖公亦不能理於眾口也
自出米為糜

壽州出米及在河東河北脩澤懷二州山路此二事公自謂特補行狀所無
隄以捍患而

及反病民
及當歸當
六為轉運使
集本使

字今從一本
以疾卒於家
卒後不書謚贈公云
多以材稱

集本稱下有于時二字今從一本刪去

文正范公○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
集本無

下六字○按公與韓魏公簡屢言大順實係賊地無者非是
追勿過河
任福好水

貪勝窮追致陷賊伏于
於是二公驩然相約
此敗蓋因

此見文正公所見之卓
於是二公驩然相約
此敗蓋因

子孫私有移動歐公頗不平之蘇明允答公書云所示范公碑文議及中公事節最為深厚近試以語人

果無曉者又范公之葬富公爲之誌公與徐無黨書云述呂公事於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於呂公事各紀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仇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信以爲偏辭也大抵某之碑無情之語平富之誌嫉惡之心勝後世得此二文雖不同以此推之亦不足怪也○按夷簡爲人朱子嘗論之謂其用事時舉措不合眾心者多晚知公議不可終拂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雖其慮患之意不盡出于公然與世之遂非長惡者相去有間矣皆不讀朱子此論然後知公作范碑其意最爲深厚皆不

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

史公留侯世家凡所謀議於上前者甚眾

非天下所以存亡皆不著文正公置義田恤宗族最爲人所艷稱其他政績多可紀公但以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十字了之一切削去不書可以知作文之體要矣

戶部郎中曾公

接曾公之葬王荆公爲之誌見臨川集九十二卷

○公具言其

不可事卒不行

集本無事卒不行四字

坐知揚州日

集本無再

遷贈右諫議大夫

遷當作贈此與陳文惠碑以遷作贈同誤

龍治鄉

按王誌治